

悲壮神奇发鸠山

□ 申修福

发鸠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山峦之一，是四千多大禹治水时率领伯益、后稷、皋陶、四岳等一班人亲自命名的上党第一伟山。

发鸠山座落于长子西25公里处，是上党盆地西侧的屏障，它以1646.8米的海拔高度与天为党，令赫赫有东岳泰山、南岳衡山都对它刮目相看。

发鸠山不仅古老高峻，而且有着其它名山不可比拟的风彩和神韵。

发鸠山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最早活动和生存园，也是中华千古第一圣君尧王发迹和兴起的地方。年来，这里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炎帝播谷、精卫填海、举贤等众多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神农炎帝从这里走上东去了羊头山，到了百谷山，后又躬耕黎侯岭，为上党地区开创了农耕文明。尧王也从这里向西开发，到了晋南盆地，最后都都平阳。活着的创世先祖都先出去了，都离开了发鸠山，唯一留下来的只有溺水而亡的姑娘和惊天动地、泣鬼神“精卫填海”故事。

发鸠山是一座充满先人汗水、泪水和血水的无限悲壮也是精卫鸟最热爱最难割舍的生死故乡。对夺去生命的滔滔大海，她以自己弱小的身躯发誓要将它填绝后患。无论填海多么艰难，多么耗费心力，她都不妥协、不放弃，义无反顾奋斗不息。尤为可贵的是大山成千上万，但她不殃及和连累任何一处，总是飞到发鸠山来衔取填海木石。精卫的这种骨气、毅力、胆精神，感动了苍天，感动了大地，也感动了发鸠山上的石子和草木。《山海经》里曾讲：“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可后来却越来越少，以至绝迹，它们都哪里去了呢？都争先恐后地让精卫鸟衔着填了东海。这种情怀何其这种精神何其伟大！所以，有学者说：“发鸠山是中华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伟大国魂的发源地。精卫鸟当也是民族精神的最美体现者。”

生活在发鸠山下的古代劳动人民对精卫鸟这只“志”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之情。因此，在发鸠山东麓的浊漳头为她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庙宇，叫泉神庙。宋政和元改名为“灵湫庙”，庙内塑三尊金像，正中为女娃，两侧的姐姐和母亲，历代尊为“三圣公主”和“漳河女”每年三月和七月十八日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拜者香火不断。

发鸠山是一座无限神奇的山。神奇的政事，满山满岭不完。

故事之一：相传古代长寿道人彭祖 在山上居住，在这把种草，栽培药物，为山下百姓医治疾病。传说当年的了病，御医久治不愈，最后来找彭祖。彭祖用“难羹”使尧王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尧王十分感激，便收彭祖为臣，并亲封他为“灵应侯”。后人为了纪念彭祖曾帝功劳，就在山顶修建了“灵应侯庙”。现在庙虽无存，但之胜地的碑迹尚在。

故事之二：唐朝太宗年间，发鸠山上出了一只黑虎，这上山打柴的王小二吃了。这王二小是山下良坪村一个大孝子，其父早亡，他与老母相依为命，苦度。孤苦的王婆失了儿子，只好到县衙去状告“恶”虎。崔府君（名珏），是个疼民爱民的好官，人称“崔青天”。崔府君接案后，立即命令衙役李能带人上山捉拿“凶”哪知，这李能竟然不用“毒矢”，便很容易地将黑虎擒手。神奇的是，这只虎一点不发疯狂，规规矩矩地被押着进了城。走到县城西门后，老虎撇着屁股，怎么进，县令只好命人在西门南边100米处的城墙底下个洞，虎才从洞口进去。（这洞后来改作门，称为“虎”），长子成为上党地区唯一的一个有五个城门的县更神奇的是，老虎到了县衙大堂上，乖乖地伺候“”，崔府君正气凛然地指着老虎说：“你是畜类，你只畜类中寻找食物，你不能吃人，人也是动物，但人灵魂有思想有情感的高级动物，你吃了人，就犯了大得偿命，不然，国法难容，民怨难平！你懂吗？”老虎居然受了感动，乖乖低头认罪伏法。崔府君觉得这非同寻常，有点怪异，经过一番思索，作出了大义惊堂判决。县令宣布说：“罪虎听着，你吃了人本该今天不杀你，让你回去服侍王婆，替孝子王二小为养老送终。”老虎听罢，连连点头不止。一时间公堂上衙内外，人山人海，赞声不绝。一桩断虎吃人案，断

出了千古奇闻，断出了万古神话。

故事之三：传说老虎回到发鸠山后，仍住在自己的黑虎洞内，王婆住在她的老屋。这黑虎每天衔了野鸡、野兔给王婆送到门口，王婆除了吃肉喝汤，还用禽兽皮毛兑换一些粮菜调料，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天，老虎号叫着跑到王婆门口，将蹄爪从水道伸进院内，王婆一看，原来是蹄上扎了两根尖刺，王婆赶紧给它挑了出来。从此老虎和王婆更加有了感情，更加殷勤地服侍王婆，直至终老。王婆死后，黑虎更做出奇异的表现，它整天爬在王婆墓前，不吃不喝也不动，竟然活活地饿死。善良的村民就地挖了个坑，将黑虎埋在王婆墓旁，让它继续陪护。后又在发鸠山上修建了一座“黑虎庙”，从此山岭也被叫做“黑虎岭”。如今，山上有黑虎洞、黑虎庙遗迹尚存。县城内修建的崔府君庙也保存完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发鸠山是一座英雄的山，壮烈的山。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生过许多讨逆战、擒恶棍的正义之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长子县大半个地区沦为敌占区，发鸠山成为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天然屏障和我八路军、游击队活动的大本营。长子县抗日县政府曾在山下的李家庄、苇池、小坪头等地驻扎。八路军386旅和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军驻扎在崇山峻岭中，相互支援，密切配合，不断地袭击日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怀恨在心。1941年9月，日军调动四万兵力包围了发鸠山，妄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消灭。八路军386旅闻讯，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乘夜转移了出去。尚未转移出去的九十八军遭到日军疯狂的扫荡和血腥洗劫，整个发鸠山上有飞机盘旋侦察，下有炮弹雨点般轰炸，官兵血肉横飞，损伤惨重。英雄的军长、爱国将领武士敏将军多次组织突围，挺身一线指挥，终因敌人炮火凶猛，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不怕死、不屈服、不向强寇低头的英雄壮歌。1941年冬，我太行行署决定：在

这里设立“土敏县”，并将突围出来的官兵组建为“土敏独立团”。这个团在上党战役和后来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八年抗战，发鸠山不仅掩护和保存了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组织发动了一次次令人丧胆的伏击战、突袭战、生死战，还培育和涌现出连金熬、刘树枝等一大批铁血儿男，他们与敌人斗争的英雄业绩和气概将永载史册，也将鼓舞和激励发鸠山，永远以刚毅顽强的勇士形象，挺立于中华民族族群的群峰之中。

发鸠山是一座仁慈的山，包容的山。数千年来，她用浑身的肌肉和血水，养育了一山山的林木，一坡坡的荆条，一岭岭的沙棘和野果，一丛丛一片片的草药和松菇，还有山鸡、蜜蜂和如霞似锦的花卉景观，其中仅药材就有三百多种，尤以党参、连翘、酸枣、葛根等最为著名，曾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山外，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历史贡献。

发鸠山并不怎么险峻，也并非深奥莫测，而以一种宽阔和坦荡，给人留下恒久的记忆和感激。历史难忘，在那些战乱和灾荒年代，一批又一批的逃荒人，拖儿带女，千里跋涉，啼饥号寒地来到这里。仁慈的发鸠山以“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为他们提供栖身之窟洞，活命之水土，使他们得以立足、生存和发展延续。据粗略统计，仅明、清两代的600多年间，在这里陆续安家落户，存活下来的不下三千万人之众。直到今天，当你走进发鸠山周围的山山村庄，操河南、山东等外乡口音的呼叫、应答和说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即使是一口长子话的年轻人，也会对你说：他们是逃荒人的后代。

发鸠山啊，一座巍峨的山、挺拔的山；一座壮美的山、神奇的山；一座充满爱恨情仇和昂然正气的仁山、义山、德山、不屈的山。一座筋骨古老而精神永远永远年轻的山！

芦滩秋韵

(外一首)

□ 刘剑堂

南飞大雁放歌喉，唤醒雍河日夜流。
风动芦花飘似雪，一滩诗意一滩秋。

公园秋色

一场秋雨一场凉，草滩肥绿渐黄。
霜染红枫开菊月，采回几朵入诗囊。

秋韵三曲

□ 高明霞

(一)

一场秋雨一场雪，花谢随风入泥残。
莫道青丝飞白雪，心藏金菊醉诗端。

(二)

阵阵蝉鸣叫断肠，一场秋雨一场凉。
百花别怨西风烈，且看霜华万里芳。

(三)

枝头硕果醉狂欢，枫叶红红舞袖宽。
胜景难留时不待，一场秋雨一场寒。

秋雨

(外一首)

□ 张红伟

雾罩远山平野暗，行人步履踏西风。
雁群落塞幽林里，桐叶飘零小雨中。
独见黄花含妙意，更欣翠柏傲苍穹。
尘嚣洗却天光好，且把金秋浅墨融。

致敬教师

晨起园丁事，宵深烛照谋。
丹心凝雨露，热血铸春秋。
虽说蚕丝尽，含欣社土酬。
人生持亮节，岁月赋清讴。

教师节有感

□ 王鸿远

社会慕师名，由来敬职崇。
孜孜研品学，耿耿育门生。
启以升华志，为之筑梦征。
人才家国情，秋节颂园丁。

丹朱秋光

(外一首)

□ 李建平

云淡天高气爽，丹朱素节换新装。
漳河岸畔时蔬翠，发鸠山前五谷香。
座座温棚收四季，宗宗土地变银行。
人勤不负秋光好，万顷丰稔待入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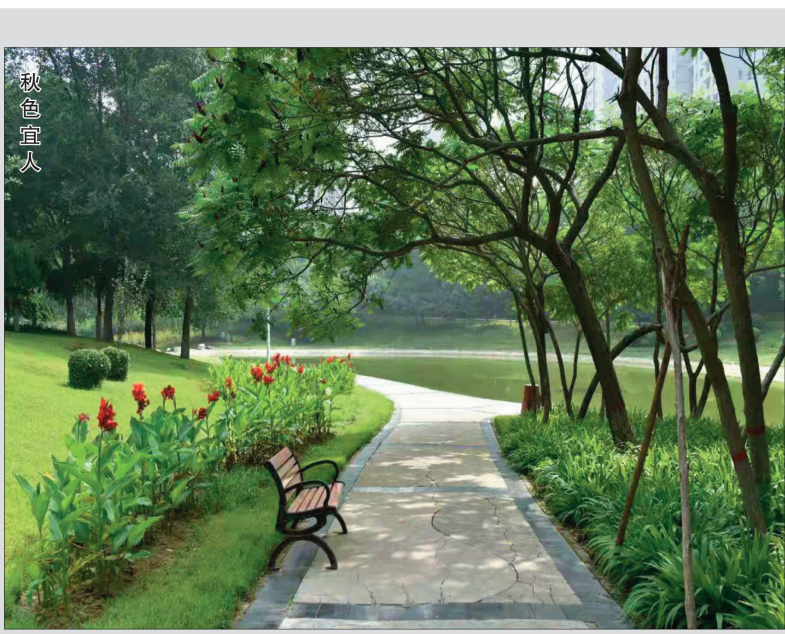
秋吟

一场秋雨一场凉，草木风凉渐变黄。
独有苍松真傲骨，从来不见换青装。

秋叹

□ 那些花儿

天公心有几多愁，泪雨潇潇彻夜流。
铁史昭昭铭屈辱，寒风瑟瑟拂陇丘。
悲怜忠烈魂归晚，恼叹奸奴脸不羞。
所谓精英抛国耻，莫如商女引哀喉。



摄影：刘峰
刊头题字：
苗志杰

连西沟往事

□ 连红武

有东相对坚硬的道路各回各家！

除了包粽子可以利用芦苇的叶子之外，还可以用芦苇编席子，铺在褥子底下，避免了褥子直接和土坯垒成的土炕直接接触！比起铺着谷草的炕来要讲究了不少！但如今，每家都不用土炕啦，席子也用的越来越少。芦苇慢慢被人开荒种成了玉米。再不见那写满童年记忆的高粱粱！

从父辈的言谈中得知，村里仅仅出过几个教书匠。至于流落到外边有没有混的不错的，都不清楚。老人们迷信说，是村里风水不好，一条贯穿南北的老路，在村中间拐了个弯把村里的福气都带走了。母亲在世时，时不时要讲，她刚嫁到这个村时，村里曾经有过一座大庙，不知何年何月被什么人给毁了，没了文化传承，坏了风水。于是那左的村里再不出人才！

连西沟这个村，在长子人的印象里，可能和俄罗斯那几个斯坦一样，好几个斯坦分不清楚。连西沟周有几个其他的西沟——陈西沟、段西沟，还有崔西沟、堆西沟。不知道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效应，反正是名字的接近增加了记忆的难度！

连西沟是个不大的小村，这个村名的由来虽然无从考究，不过，一看便知，肯定当年是个姓连的安居而得名。如果在长子按流域划分，从村西那条已流的西河往南流入雍河可知，我们属于雍河流域。雍河注入浊漳河，浊漳交汇清漳，入大海，最终流海。因为这条曾经的西河，村西那地势低洼的，历史上一直都是成片的芦苇滩，和周围几个西河滩滩连成一片。臭油油一片片有上百亩，田

出狱后，也不去福建上任，工作也不要了，在家过日子状，无果而终！

子承父业，父亲也参军当上了解放军，入藏时唐古拉山差点把命丧啦！母亲说父亲当时的高原反应厉害。战友们有好多扛不住，死了！他也生了一脸泡，只要水泡一破，就必死无疑。当时父亲已经做好了准备。谁知，他脸上的水泡没有破。等翻过唐古拉山，竟奇迹般地好了！西藏解放后，父亲转业在长治做饭，至于是什么单位，我没记住。但又遇到灾年，吃饭！他便辞了公职，回村种地。零三年，非典那年，七岁，因病去世！

按说我的祖父辈们的一生都有不错的前途，不幸被那个时代埋压，终生落魄，郁郁而终！